

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二

滋陽牛運震撰

前漢書

高帝紀

劉本堯裔篇首宜爲點出亦叔皮王命論之旨也 史記

縱觀觀秦皇帝疊二觀字上縱觀謂不禁民觀下觀字屬

高祖漢書削一觀字失其旨矣 高祖卽自疑亡匿云云

卽自疑三字必不可削高祖又喜又字亦不如史記心字

項梁與兄子羽起吳此句詳於史記然不如史記項氏

起吳一語之老 秦二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按此以秦
年紀漢事祇可歷行連敘不宜跳行另起與漢元年並爲
一類也殊失編年書法 史記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
將之有功者云云徐廣註曰此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漢
書信對曰項羽背約云云直以爲淮陰侯語似未深考

史記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云云按此一
段敘垓下之戰陣法戰法極奇漢書削去之大爲減色矣
史記皇帝曰義帝無後此處特提義帝無後眞令人聳
觀動聽以皇帝曰三字冠之政於卽位之始正名稱號何

等肅重楊慎所云讀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縞素之有
本末者也漢書或曰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只如平
常語敘去頓令神色減敗此漢書之遜於史記處不可以
道里計者也卽位在先分封諸王在後乃有次第漢書倒
置之亦非 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此句
宕逸然較之史記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之語殆不如其
質且古矣 張良說高帝封雍齒一段亦大事所繫但此
事已紀於張良傳中似不必複見不如史記紀傳互記爲
妙 高帝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云云此等

語終屬俳戲載之本紀殊爲不莊 史記不罵者原之添
此一句有趣致漢書削之減色 上名謂渙曰云云此段
語載之本紀殊覺其贅不如載之列傳爲妙 上問醫曰
疾可治不此語亦繁可刪 贊中述高祖爲陶唐之裔於
文亦協但不如敘之紀首更爲得體

惠帝紀

贊語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偶語
板拙已開六朝論贊濫觴矣

高后紀

史記呂后本紀載呂氏陰謀擅王諸呂劫危劉氏本末曲折詳悉漢書大段削去祇爲如常編年紀事雖亦紀體殊失史家誅刺之旨

文帝紀

史記載除收孥相坐律令詔議甚詳極曲折入情漢書刪去祇以盡除收孥相坐律令一語了之亦病簡畧 語在郊祀志語在刑法志此等處似爲互見實則贅出後漢書以來沿成常例矣 語在量錯傳此語更屬不必本紀但載親策直言極諫者本無關涉錯事也 孝景皇帝元年

十月制詔御史云云按此段載詔議孝文皇帝功德甚備
政文帝紀一篇總收也史記綴之紀末體裁正合漢書削
去而編於景紀元年失其旨矣 史記後六年載孝文帝
從代來總述德化殆以深仰文帝亦本紀之變體也漢書
刪之而載之贊語中遂使紀中無生動變化之致而贊語
亦少唱歎深厚之神蓋兩失之

武帝紀

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此處紀次畧而不明當時應
詔對策者百餘人董仲舒公孫宏獨擢用宜詳之 輪臺

之詔宜載於紀中此武帝末年補過一大闕目也

昭帝紀

元年二月有赦不紀亦疎 奉使全節四字斷語亦屬贅
入可刪

宣帝紀

語在賀及光傳語在太子傳茲宜刪去他倣此 上下相
妄莫有苟且之意也此等語句釋弱不堪班史亦有敗筆
如此 楊惲要斬實枉紀敘貴有隱約分寸班史於此等
處尚未之見也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按此段彼句

奴來朝景色甚佳但與匈奴傳兩處複見無甚變易似無
詳畧之分 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按此已書於元
紀之首應以彼處爲允此處似毋庸重書也

元帝紀

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卽位八歲立爲太子按宣
帝地節三年立太子維時宣帝卽位七年若卽位時元帝
二歲則立太子時當九歲不當云八歲也外戚傳云許后
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爲帝是宣帝卽位時太子未及二歲
也當以傳爲是 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此亦

漢詔中俚俗句也

成帝紀

王章有罪以刻風也亦宜明晰其故今第二云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似嫌粗畧九月奉使者不稱不載不稱何事亦畧

平帝紀

平帝時政由王莽一切舉黜微斂敕令皆莽行事班書至不敢斥言書名動則曰安漢公大辱史職矣

王子侯表

王子侯表分爲上下卷上卷自高遂武下卷自昭迄平每篇首各有冠語判然兩事也今卷分上下仍屬一符殊與義類不合恩意上卷宜題爲高祖高后文景武帝王子侯表下卷宜題爲昭宣元成哀平王子侯表似於例爲允此以功臣表推之則知之也

百官公卿表

王莽改太常曰秩宗王莽改曰作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按此等類王莽篡國之制所更名甚無謂不足錄也宜一切刪去以存漢制

古今人表

古今人表班氏支蔓之書也前昔論者病其疵累殆不一家今核而按之漢書本紀西京一代之事今日古今人表自遵皇以訖故秦悉編行次非漢事也失於限斷其不可一也表名古今義取古人今人統爲載敘今表中皆載古人而自炎漢以來帝王將相一切不錄有古無今名實乖謬其不可二也聖哲論人分上中下三等而止蓋概約爲評於義尚允今分爲九等愈繁愈碎差次終淆若按品類千變瑣細難一又不可以九等盡也其不可三也上上屬

聖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下下愚人自中上以至下中五等定立等次虛無配屬於義乖忤其不可四也古來人類極繁書傳所載亦不可勝紀上智下愚判然不類中間數等大概品等相似難以齒亞強爲差之必多不合如張晏所議舛錯甚多揆之作者祇益爲累其不可五也書傳所紀古人姓氏多難核考或行誼甚高而亡姓逸名或紀名可稱而實屬寓託如玉倪被衣載於莊子於稽其實皆烏有子虛也今不核其名之真實而妄定其品之高卑勢必以亡爲有飾幻爲真其行可仰而名不可知者又難以收

錄差次掛萬漏一在所不免其不可者六也有此六不可則古今人表其可刪而不可存也明矣或曰古今人表固女弟班昭爲之五鳥五鳩皆官也究莫知其姓氏何以列在第二帝華昏亂亦列第二何解夏有六卿亦不知其何人也而列在第三武羅以下四人皆罪之賢臣也而列在第五中中亦誤桀紂同惡而一在第八一在第九豈以紂罪浮桀一語寫定論邪亦太作差別矣師摯以下八人見論語皆周末魯伶也今以爲紂時伶人載於商末亦誤祿父管蔡雖屬叛周末便遂在第九竟列下

下似亦未允昭王亦列第九更非 懿孝二王事蹟不可

深考而按其謚以想其行尚屬中主乃俱熱第八殊爲乖

謬齊胡公魯魏公列於第九亦同此議 魯伯御衛共伯

俱列第九更不知所謂 老子元默之祖要爲大賢列在

第四殊乖品衡 申侯平王桓叔孝侯魯隱衛桓俱列第

九眞屬失平如此等類殆亦不可勝摘矣 列女傳載春

秋以來名媛甚多皆有徵實而古今人表錄紀寥寥豈詳

於男而畧女邪抑所謂掛一而漏萬者邪 宋遺非人名

也按戰國策乃楚遣勇士自宋遺齊王書耳史記誤撮爲

人名漢書遂列其等於第五頁以訛傳訛者也

律歷志

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云云按此段以易與春秋
比配湊合似屬牽鑿非精旨也 世經載太昊以至成湯
雖有在位年歲與五行帝德第與上元朔旦本無關涉且
五德遞王亦屬鄒衍附會之說實於歷數爲不切之談應
從刪省祇存三統四分歷代上元爲是 律娶妻而呂生
子此古文質老處陳仁錫以爲句近俚此不知古文之言
也 光武皇帝著紀云云按漢書祇紀西京不宜攙及世

祖非史家限斷之旨上文云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已收結矣止此勿贅爲是

禮樂志

世祖卽位云云按此處紀世祖顯宗議禮之事亦殊失於限斷非專紀西京之旨

刑法志

善師者不陳云云按此徵引古事填實作證亦成贅文可刪

食貨志

史記平準書敘武帝殖財貨事微諷冷刺之旨居多漢書
削取其角遂少風致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更按五
世貨幣寧無可紀者得無病畧邪王莽陋政虐民敘次又
苦過繁甚矣史家詳畧得宜之難也

郊祀志

史記封禪書原載歷代人君以及武帝黜祭淫祀紀功升
中夸大之迹并及好神仙信方術一切愚惑之狀故事不
嫌褻而詞每含諷此書體也今班氏更爲郊祀志夫祀典
攸關則宜有莊重正大之詞乃爲稱之顧仍錄史記微言

冷諷詆宕嘲笑之文不亦狎而不莊乎且封禪神仙與郊
祀之事全不相類今一概及之更難而失體矣 封禪書
載桓公語西伐大夏涉流沙云云班志削去大夏涉流沙
五字文理殊爲不明 封禪書篇首云蓋有無其德而用
事者矣後又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通應極有
情致班志削去篇首一句後乃云此豈所謂云云殊失照
應徒徵其疎率而已 贊語連用不亦正乎不亦正乎複
而無謂宜去其一 陳寶郎時之類均屬淫祀載之徒爲
失體且與郊祀何與也

天文志

敘五星較天官書多所刪改其體格嚴密不如天官遠矣
史記天官書載日暈雲氣及候歲美惡另行列敘明白
可觀漢志並連敘之不另提非是 傳曰言之不從則有
大禍按此攬入五行傳語似自亂其例亦與天文無涉蓋
大禍者指凡犬之能妖者言非謂天狗也

五行志

災異晉侯問士弱一段似於五行徵應無關可以不錄
伯姬守節積陰致災此於理道爲忤董氏說之不足據如

此仲舒火災對妄測天意亦屬可醜必存其說節錄可也
征和二年鐵官鑄鐵鐵銷皆飛此係金不從革列入
火條誤矣河平二年鐵官鑄鐵鐵不下放此宋公子地
有白馬駒一段按此因爭馬啓釁耳何與馬妖編入馬禍
亦殊不倫

地理志

按職方氏揚州二男五女然則揚州多女少男自古然矣
志以爲淮南王所致誤

藝文志

房中鄙褻書與術均屬可廢列之方伎似失正史之體
方伎畧中明明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而總序中祇
言醫術似掛一漏三不能括也

陳勝項籍傳

將諸侯滅秦與漢爭天下者項王也其氣概功伐與陳勝
大不相似二人同傳殊爲不倫 或以爲死或以爲亡此
處刪史記一句已覺滅越至於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數
字則斷不可刪去矣 史記作陳涉世家不獨爲涉也內
連敘吳廣武臣周市周文韓廣秦嘉董緹朱雞石鄼布丁

疾景駒等以徵豪傑響應而總收云其所置遣侯王將相
竟亡秦旧涉首事也此作陳涉世家本意漢書以涉與籍
並傳而涉傳中仍以涉一人串敘衆人未免有喧客奪主
之病且不解史記爲涉立單傳之意也 爲秦將王翦所
戮此數字正見秦項世讎不可刪又不肯竟學刪去學字
亦不成句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減去數虛字遂少
神采 記項梁與會稽守通問答數語與史記異然不如
史記之簡約而明悉 鉅鹿之戰史記連用三無不約法
複疊正精神震動處漢書削其二遂減色如此處班氏不

知子長特甚 史記寫鴻門一會情景如生劉項成敗實
係於此似亦不可削去 史記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
此決寫項王心事如見削去減色而少味矣 疑沛公之
有天下削去沛公以下四字則疑字無著矣 史記寫項
王分封諸侯王將相數用故字因字畫出無限委曲漢書
一概刪去但用直敘事雖具神理絕少矣 項王由此怨
布也此句亦不可削 項羽本紀詳核而生動奕奕如有
神氣項籍傳概從減削固極簡直然事跡靡具而神味索
然矣此班馬之所以不能相並也 贊語撫過秦論并全

用項羽贊文義既不相屬頓挫殊少趣致此全事抄襲而未經熔化者徒見薄於賈生司馬公耳

張耳陳餘傳

史記外黃富人美嫁庸奴亡其夫於理似順今改作庸奴其夫恐誤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又必如公言此等處絕有神味必不可刪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此一傳之關鍵眼目處漢書削去陳餘張耳兩名字遂減色此不知史記轉關之法也乃吾等非也去一乃字遂不成口吻相人者迫於人也去一也字亦索然無味貫高喜曰吾

王審出乎當此之時名聞天下此等皆史記聲色動人處
班史一概刪去此知爲史而不知爲文者也

魏豹出傳韓王信傳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謂大者以橫爲王小亦不失爲侯也
師古謂大者橫身小者其徒屬認甚 史記嗟乎有以也
夫此正撇撇得神截去也夫二字亦不成語 於是通知
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此結在單傳中與篇首能得人相應
便搖曳有情綴於雜傳中卽索然少味矣

韓彭英盧吳傳

史記傳淮陰侯不沒其爵特標曰之殆有深意班史全未
理會此等 常從人寄食下接其母死無以葬一段隔閡
語脈失敘次之體 尊食卽左傳所謂尊食申禱也梁曼
以牀蓐中食解之固而不通矣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此
語嫩而帶 史記復賀兩家羊酒削去兩家字卽減趣

彭越英布本非淮陰匹也然以功臣謀反見誅其迹同編
列一傳猶可也盧籍何功臣與韓彭同傳非其倫矣長沙
漢著令忠臣功不如韓彭而始終亦無反狀乃附之諸人
傳末更何謂邪 長沙可不必立傳

荆燕吳傳

荆燕非叛藩也與吳殊不類三國同傳未安卽體格亦不相侔耳 史記以臨江爲南郡下有會陳滅楚一段敘事方有原委如何可刪 弗與矣此仍史記本不成語 急行毋留此田生勸澤也如何可刪天子爲骨肉故年二十有氣力此等處皆不宜刪獨趙後下此結束中關鍵刪去亦無力 贊語聯湊荆燕世家及吳王列傳贊割裂雜迫真不成文史記豈不爲偉乎偉言盛也所以美其有成班史改豈不危哉殊失其旨 蓋防此矣豈謂錯哉此等更

易史記處眞變靈爲鈍者也

楚元王傳

向歆父子漢世博學大儒應別爲一傳不宜附之元王傳末也

季布樂布田叔傳

史記朱家與滕公同答一段最有情隱躍可味經班氏刪削雖簡徑然率易少致丁公爲項王臣不忠此下連用四丁公精神警動此史記長技也班氏刪其二神味減半田叔雖好在俠然特信厚與二布同列殊不類且史記

以二布並傳名實俱有意今益以田叔失其旨矣 史記
二布贊誠重其死不自重其死二語迴環照應堅致而古
趣盡有感乎其言之也班氏沿襲其詞而益之以田叔又
削去不自重其死之句雜沓且無照應一經點竄遂失佳
文矣

張陳王周傳

史記爲張良故也此句添出有聲勢不宜刪 畱侯人品
絕高宜立一單傳陳平王周等終非其比陳平少近似王
周不類遠矣 史記陳平世家內載王陵中間祇一段前

後俱敘平事此附傳法也漢書分爲二傳遂以王陵跳行
另起別作標目究竟王陵事跡祇有數十句餘皆陳平事
也既不可爲王陵單傳而附陳平事於王陵傳中亦不成
爲平傳此不知史記附傳之法而徒爲支離無當者也
若子可謂不肯本矣若卽如字師古以爲若此也誤然
終不得史記住法冷峻可思班氏添一也字卽板滯史
記此不足君所乎言一箸忘設卽於君所有不足乎漢書
添一非字云此非不足君所乎文義反不明贊語撫拾
於史記諸贊砌湊可醜始呂后問宰相數語穉淺殊甚

樊鄴滕灌傳靳周傳

史記獨騎一馬一馬最有眼目漢書削去一字非是 史記天下稱鄴況賣交也何等風韻漢書去一也字遂覺禿而少神 徐行面雍樹乃馳寫來有次第神采漢書削數字失之 靳彘應另提跳行俗本有連敘者

張周趙任申屠傳

史記張丞相傳傳張蒼及御史大夫周昌等而總以丞相御史大夫聯合之故曰張丞相傳此合傳之變體也漢書事跡文法一仍史記之舊而更其標題曰張周趙任申屠

傳則前後中間照應穿插處都成虛設矣此非合傳之義
體與目不相符矣 君勿言吾私之言非專過罪乃吾私
之故然也師古解非 自中屠嘉死之後此段總結漢廷
丞相無人求如張蒼申屠嘉者亦不可得正有感乎其言
之也此所以爲丞相傳漢書標題刪去丞相字而傳末仍
載此段眞索然少味矣

酈陸朱劉叔孫傳

自謂之狂生語句不明且與下文自謂我非狂有礙不如
史記原句之明晰也 自謂我非狂亦不如史記原句漢

書往往剪裁史記如此等處皆不及原文之穩晰作史法固不徒以減字爲能也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兩句抑揚極有頓挫漢書改史記亦非 鄺生臨烹數語頗愜慨有氣力刪之亦減色 史記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言一歲不過再三過數見則恐生厭惡不鮮美不必久恩汝等爲也索隱注釋旣錯漢書改作數擊鮮毋久涸女爲也更失其旨 平原君朱建史記列於鄺陸傳後此附傳也觀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一語可見故列於鄺陸傳後則得之而夾於鄺陸劉叔

孫之中則失其旨 史記太后慙不可以言謂此事難以
出口救辟陽也漢書作慙不可言失之 吾無意殺之較
吾無殺建意也語殊老 史記婁敬叔孫通傳體與鄼陸
本不類漢書以其人近鄼陸而令之其人相似而體則不
倫矣

蒯伍江息夫傳

蒯伍江息夫皆傾危士而通被特有口辨江息夫闡列一
傳究不倫

萬石衛直周張傳

死罪實病實字不可刪 子孫咸至大官矣此譏諷之辭也去一矣字遂失其神

賈誼傳

史記賈生傳多蒼涼淒婉之調其載賈生著作惟弔屈原文及鴈鳥賦二作緣與屈原合傳故體致與屈傳同爲悲婉之調卽文字亦但載其騷體其陳政事諸疏概不暇及亦病其不類也漢書爲賈誼單傳具載其言事諸疏正大詳密之作是矣第前後敘次文義格調一仍史記又未免有失倫破類之譏也

袁盎晁錯傳

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淳說失之 史記封淮南三子一段亦不可刪

張馮汲鄭傳

史記久之文帝稱善釋之久之前曰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久之釋之卒此一傳之中有數久之字乃敘事停頓關目漢書概削之大失其旨 上曰長者也上復曰長者二語語勢一伸一縮正有情趣漢書削一也字遂減其神史記一人犯蹕一人字最有眼目想漢時律令有此文也

漢書改作此人誤 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轆漢書改作顧
謂釋之殊失王生語脈矣 篇末一段多稱張廷尉語語
有意味漢書削去數廷尉字又改作釋之亦失其神 張
馮謹重篤厚汲鄧隋直任俠四人行事大不類不宜並載
一傳況史記兩合傳文體本不相似乎 常慕傅柏袁盎
之爲人也用一也字翩翩有致刪去大非 史記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數句磊落刻深有氣力漢書削之
改作輔少主守城不惟神色大減亦覺理致不通矣 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二句亦最生峭刻深漢書削之亦非

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長句健而暢漢書減更數字遂覺促而無力且語不明晰臣常有狗馬病力此句最古峭有骨漢書改作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似稍明晰然句特靡軟矣

賈鄒枚路傳

所以廣諫爭之路也此句平沓欠鍊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以下與鄒陽事全無干涉似贅卽云附載亦宜附之梁孝王傳中枚乘復說吳王云云按此時乘已去吳安得復說吳王卽齊王殺身四國不得出兵事亦安得預知

之昔人以爲再諫吳王書乃後人以吳事寓言非乘作極有見漢書似誤載 校乘詞賦最工西漢長於此體者獨乘與相如二人而已傳亦宜摘載之

竇田灌韓傳

按竇嬰田蚡灌夫三人恩怨相尋事終始相關互故史記以爲合傳糾結縈紉曲盡其致韓長孺何與三人事應另爲一傳而漢書乃與三人同傳殊失史記之旨 史記然君侯且疾惡此句轉關緊要不可刪 太后滋不說魏其等此小結束也刪去魏其等三字亦非 君何不遂取武

庫此含怒語也刪去君何不三字而曰遂取武庫語未完
全殊欠明 數稱武安斥其爵殆深疾之之辭漢書俱更
之 而獨厚遇灌將軍句勁健而有神改作厚遇夫也靡
軟而失其真矣 夫爲郎中將當從史記爲中郎將 夫
家居鄉相侍中賓客益衰此改史記似爲簡直然不如史
記曲折有味矣 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史記此數
句何等深雋纏綿漢書改之禿直少味矣 宜往改作不
宜亦穉而難解 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此亦結束也
削去灌夫魏其亦非 夫愈怒不肯謝改謝作順亦非

爲言之帝句何堅老爲帝言之句何輕易也 安國旣疏
遠默默也意味潛遠漢書削去默默也三字

景十三王傳

王莽秉政興滅繼絕語病可議 強足以距諫知足以飾
非語亦太排不似紀敘句法 得二千石失言一段語多
類膠西王端傳複而少變 加親親之恩焉此句可省

李廣蘇建傳

按李陵蘇武俱名家子同在匈奴一降一著節應爲合傳
李廣蘇建此二人何合也況蘇建事少亦不必立傳李廣

奇才名將不封侯又應獨爲一傳今以陵武之合而標題之曰李廣蘇建傳似題與傳戾者也竊意李廣別爲傳而以李陵蘇武合傳建則附武傳中殆於體致爲得 史記

題云李將軍傳言廣稱其爲將軍者也重之亦惜之漢書則一概稱名全無此等標題矣 史記廣從弟李蔡亦爲

郎此處預伏李蔡最妙漢書削去失之 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此數句欬歔歎惜最爲淋漓漢書刪改數字遂

滅其神 取旗二字亦不可刪 廣令曰前前未到匈奴

陳二里所疊一前字最有聲勢筆致亦頓挫漢書刪去大

非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此補法好漢書亦刪去
廣生平爲人并善射本末統敘在一處重疊繚繞讀之可
思可涕此史記筆法之妙也漢書分敘遂減色史記且
固命也四字欬歔搖曳漢書亦刪去又記一軍皆哭又
云無老壯皆爲垂涕此謂士大夫及百姓兩等極有次第
漢書削去軍士大夫一層便少味矣太史公推言陵功
一段已載於史公傳中此處重出殊覺其支贅似於陵傳
無當也宜節刪之只以簡敘爲妙

衛青霍去病傳

史記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此處連用
大將軍乃極力張皇之筆漢書削去之減色 以千三百
戶封朔爲涉軹侯云云此處史記連用三校尉三千三百
戶字鄭重得體不嫌重複漢書省之直曰校尉某某封朔
某某雖簡括氣味索然矣 史記衛霍合傳連敘互敘極
有法漢書敘次文字一仍其舊而於標目處分斷大失史
記筆法 史記附傳一十五人將軍公孫賀將軍李息將
軍公孫敖此等皆不足特傳而附於衛霍傳後故曰將軍
某某此標目之妙也漢書削去將軍字大失其旨

董仲舒傳

仲舒對江都王一段腐語可省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宏對賢良策鄙淺之甚何以歆武帝邪史記省裁之爲是
辭職疏腐闊之極真不成文理 卜式鄙儻無文術與

公孫宏兒寬不類似不宜合傳 卜式桑宏羊皆一時市
井僧販以利欲逢人主取功名贊語比之版築飯牛之朋
以爲漢廷得人誠不知其何謂也

張湯傳

張湯自是酷吏仍宜列之酷吏傳中安世中興名臣宜別
爲傳父子異行不妨各見也杜周杜延年傳放此 史記
掘窟得盜鼠漢書刪一盜字偏見湯貴人漢書刪一湯字
文義遂欠明晰 固爲臣議如上責臣此史記句法之曲
折明晰處漢書作固爲臣議如此上責臣句反欠明 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此處疊一湯字正史記設色摹神處漢
書刪一湯字失神理 如何以小過成罪此句極可省
杜周傳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此句直硬文理特拙 杜

欽對天地之道何貴等事文義粗鄙且多襲董生之舊其
不必全載

張騫李廣利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按此皆史記大宛列傳原文志武
帝恢拓邊境開闢外國之本末也載之大宛傳則爲相稱
綴之於張騫傳則爲非宜

司馬遷傳

司馬遷傳非傳體也全用太史公自敘之文而以遷之自
敘云爾一語結之蓋班氏不能更爲遷傳而卽用遷自序

以爲因舊襲故之文也此卽班氏低首虛心處然終非體
武五子傳

齊懷王閔等宜跳行另起三子同立賜策亦不必作總冒
蓋史記本以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故作總冒今作五子傳
自應別於三王世家也 燕王上書誣霍光據本紀乃上
官桀等詐爲燕王上書也列傳以爲燕王自上書疑列傳
誤也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
覆發視之青蠅矢也此處宜先隱後點更妙

嚴朱吾正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史記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何等風韻漢書刪去
數字意境遂禿直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公孫劉王等皆元成以來具臣備員丞相也車千秋以一
言寤主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似不可與前後數公等
倫 敬不舉君之觴此亦漢詔中稱語也 楊惲以廉能
於戾見罪被法亦與前後丞相數公不同宜別爲傳 陳
萬年父子皆庸臣然非丞相亦與數人不類 鄭宏事跡
絕少附他傳中可見亦不必特立一傳也 楊惲宜與韓

孟等並傳 贊語頗冗漫傷於支矣末段稍稍切合惜無
節制之筆也

楊胡朱梅云傳

胡建朱雲抗節卓卓楊王孫僻行之士與諸人不類似不
宜同傳

趙充國辛慶忌傳

辛慶忌投劉輔及朱雲此其大節也本傳闕焉不錄亦屬
漏筆 有背恩不悅安漢公之謀此句欠鍊整

傳常鄭甘陳段傳

語在西域傳此語可刪語在匈奴傳同是

雋疏于薛平彭傳

加審慎之心此語欠鍊 雋疏于薛皆才氣奇偉士也彭
宣見險而止雖有怙退風究屬庸常人似不宜與諸人同
列

王貢兩龔鮑傳

甚得輔弼之義此句亦穉 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此
下一段詞語爲繁不得簡明肅括之意 然嘉其質直之
意句亦欠修鍊 兩龔品格甚修峻班氏爲兩人作一合

傳纓緋良有情似應特別列之不宜雜之王貢諸人中

韋賢傳

韋孟元成祖孫皆以詩歌寓意前後纓帶極有情韻獨增
入毀廟諸議是爲支贅且不倫耳 毀廟議非韋元成一
人之事也事關歷代宗廟制度典禮廷臣諸儒引經聚訟
宜載之郊祀志庶於事有所屬而禮有所統今附之元成
傳中旣於元成行迹不足爲專屬而國家典禮適見其隱
沒而不著矣

魏相丙吉傳

恩及四海矣此句迂而不類稱而無力可刪 上以吉言
皆是而許焉亦不成句 帶敘黃霸于定國陳萬年所以
彰吉之知人也語亦嫌繁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五日京兆竟何如卽此句意已盡便妙下句可省

匡張孔馬傳

使上不得直道而行此句可刪 馬宮具庸之臣亦無多
行事可採似不足立傳

王商史丹傳喜傳

於是美壯商之固守固守二字未當事情 而鳳大慙文
義已足自恨失言殊嫌其贅 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
此等語句亦未修飾

薛宣朱博傳

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亦不成句 初宣有兩弟此下敘
宣得罪之由尚未簡摯

翟方進傳

翟義起兵討莽附之方進傳中以明翟氏家世也莽依周
書作大誥狐鳴蛙噪耳何足錄且載之翟義傳中更無當

也 莽大赦詔亦不足錄 於是吏士精銳亦不成語徒
爲莽滋威長勢耳 初三輔聞翟義起至遂卽眞矣此自
敘莽時羣盜倡亂事與翟義何與宜刪 敘莽壞義第宅
及發冢墓極慘此等處似不必詳莽詔亦不必錄 翟氏
父子受漢恩遭莽篡國義起兵討賊事雖不成忠義可嘉
也班掾以爲雖有資育奚益於敵此以成敗論耳殆非史
家尚德表忠之意也

谷永杜鄴傳

鄴言民訛言云云語在五行志此段可刪

楊雄傳

雄傳純用雄自序然不似傳體 解嘲解難可連敘似以類從也 法言文多不載其目亦可不著也 子雲文士傳中止載其文耳未著其行也初雄年四十餘云云乃載其出處事迹本未顧附之贊語中而非本傳正文雖變體究失其正不可以爲典矣

儒林傳

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語句亦未明醒

循吏傳

王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其不得爲循吏明矣班史何載焉

酷吏傳

媮快媮媮也師古以爲苟且非 史記操下如束溼薪去一薪字文義卽不明 甯成不必跳行另起王溫舒等放此 史記敘王溫舒帶尹齊敘尹齊復帶溫舒而溫舒尹齊行事多載之楊僕傳中如此穿插纓帶曲盡其妙漢書乃以諸人行事分歸各傳文仍其舊而事易其統殊失類傳之法亦大失史記用筆之妙也 上曰女欲不貴矣上

日用遺女矣此等語句穉滯殊甚此段無關酷吏事亦屬
節外生枝可刪 太守謁見欲收取之此語亦不明 雖
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此等比擬亦太過 田
廣明以下四人皆班史續入酷吏也敘事板滯殊不似史
記郅都以下數人傳體

貨殖傳

太史公作貨殖傳列敘古今富人非崇之也遭刑被罪家
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憤嫉之極而斥指素封譏刺當世以
爲貪夫殉財舉世皆然殆風俗人心之可悲也篇中多有

冷諷暗刺之文似爲企羨實則痛詆安得謂之崇勢利而
羞貧賤乎班氏不知此意而裁翦原文多所改易雖體近
於莊然較之史記駘宕蕭散之致相去遠矣 秦漢之制
云云此段硬割史記原文橫插於中前後血脈頗不貫串
史記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寶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句法何等拘
峭錯落漢書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
邑云云拙澀板重幾如拖泥以此知班馬筆法類鈍之間

相去遠矣

游俠傳

史記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非退處士也予游俠者謂其
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亦憤激之辭有謂之言
耳班氏竄改其論又譏其退處士而進姦雄此不知太史
公爲游俠立傳之本意也 史記朱家劇孟合傳班氏分
之 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按此以上仍史記之舊此乃
收結之語橫插於中亦殊非倫 萬章倚石顯樓護附五
侯此乃趨利附勢之徒去朱家郭解遠甚何得謂俠 陳

遵嗜酒好客亦與游俠不類 楊雄酒箴亦不必悉載頗嫌其繁而不約

匈奴傳

冒頓遺高后書汗嫚無禮高后使謁者張澤報書猥陋不成體度皆不足錄史記畧之是也漢書載之殊失體 季布諫擊匈奴一段已見季布傳宜從史記畧載爲是 史記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削一行字語義不明 新莽篡國以後敘匈奴事宜從簡約嚴尤疏可以不錄 有修文而和親之矣云云數語穉而少力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

西南夷傳體格與兩粵朝鮮等傳不類不宜湊合一編

西域傳

難兜國南與婁羌接按難兜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婁羌在陽關外最近去長安殆六千里耳難兜安得與婁羌接似誤

外戚傳

常與死爲伍猶言與死爲鄰也師古注以爲與死罪者爲伍誤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言臣雖爲太后子

不能治天下也師古解誤 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
左右皆悲此處敘事大不如史記之寫生傳神也 豈不
快哉此句稱甚 不在一見亦不成語 所以不欲見帝
者云云此處語句頗嫌其繁 悼李夫人賦極佳然似可
不錄 成帝報許后詔詞繁理疎似可不必全載 班婕
妤自悼賦亦可不錄蓋妃后原不以詞賦見長也 外戚
傳實則后妃傳也紀后妃出身行事及得寵見廢之由特
以外戚附於傳中耳如此則不得謂之外戚傳竇皇后弟
廣國標名其中獨爲一傳此則安放失次而自亂其例者

矣

元后傳

元城建公曰云云此段附會牽合絕無理致似可節刪
翁孺生禁此處不必跳行另起 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此句稱弱 莽下詔更命元后爲新室文母此詔語可
刪 楊雄作諫內徵沙麓之靈亦可不錄

王莽傳

王莽傳固極詳瞻然亦多有意贅而詞費處 克已不倦
等語亦屬不倫 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排語用之文

傳板滯未化 陳崇等稱莽功德秦旨涉諛濫詞復繁雜
讀之多不成句於文於義均可不錄 郡國疑惑數十餘
篇殆從義者取耳謂之疑惑亦失詞矣 遂謀卽直之事
至此句弱卽直二字用來亦未的 以視卽直之漸矣亦
不成句 總而說之曰云云此段文義鄙陋且於詞理爲
贅不如節之 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云云按劉歆
王舜其黨惡也彰矣禍皆漢累漢下民所謂罪通於天
不可容貸漢書所載多強爲出脫之詞如云事復欲令莽
居攝也又曰莽遂據以卽直舜歆內懼而已此等語將欲

誰欺邪得無以飲名士而曲護之然不可爲信直之史矣
楊雄亦作符命何不載入莽傳 莽相令郡臣之司可
刪者頗多 威斗者以五石劍爲之謂劍重五石曰鈞爲
石也李奇解謂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誤 六虎四虎三
虎等字俱帶穉氣 王莽傳頗苦繁瑣幾如列算紀簿不
類他傳紀或以爲班昭所續其殆是邪

敘傳

班祿甚攻司馬氏而敘傳則極力摹倣自序於今讀之其
風流雋秀致有餘妍然實不稱華遠不及莊末其模古典

醇之氣如太史公之高文絕調殆靡然蕭索矣 太史公
自序所載經手論著之文惟與壺遂校定春秋一段此作
史記繼往聖俟來世之本旨也其他雖有著作一概不肯
闌入卽如報任安書乃綜述被刑作史本末極奇最壯之
文亦不編入誠以自序作史大旨不以雜入混列其間也
班氏敘傳乃有幽通之賦其於作史本旨已無關際矣答
賓戲不過寄懷遣興之作該逸翰寢幾於俳且濫矣乃亦
載入敘傳此何旨也不亦狎而不莊乎 史記紀傳諸小

序或如贊或如銘或散行如箋記古雅絕倫班氏漢書敘

目雖復整鍊有典則然不及史記諸序遠矣 諸敘目襲
用經傳成語多有迂而不切支而無倫之弊

讀史糾謬卷二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三

滋陽牛運震撰

後漢書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仍依史記例作本紀爲是 出自景帝生長沙
定王發劉攽以爲文意不足訓生字當作子字按景帝下
當疊景帝二字此自古文省耳不足爲病 比之高祖兄
仲此處橫用斷語非史家質直敘事之體且以伯升比高
祖而以光武擬劉仲更非其倫似屬可省 光武初不敢

當句殊稀，但不如前史用通俗語，卻自老致。更始元年，按此以「更始」年敘光武事，當同王莽、天鳳、地皇等年，歷行敘次，不應跳行。正拱與史家編年正體一例。按漢書王莽傳，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霸，欲脅衆，胡虜輔新室，博意欲以風莽。」言巨毋得篡盜而霸也。如此則巨毋霸爲烏有之人。明矣。後漢書帝紀乃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一十圍，以爲壘尉，竟似實有其人。殆未深考前書邪？疎謬殊甚。據前書莽留霸所在新豐，卽謂實有其人，亦並無以爲壘尉會戰昆陽之事也。如欲分散，不如作今欲

分散墨三今字句扶老 昆陽之戰極力摹寫與項羽紀
鉅鹿之戰曲折淋漓亦畧相當然終有繁重費筆墨處
光武難交私語此句雖中情事而穉弱特甚 未嘗自伐
昆陽之功亦不敢爲伯升服喪排語亦欠修鍊 遙語門
者閉之當作遙呼 素懷大威此裝飾語也極穉氣 天
下無主云云語疎弱無氣魄不稱勸進之體 言武力則
莫之敢抗二語穉鄙不堪 萬姓爲心四字刪去老 光
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云云此處入赤伏符讖語甚
無謂且劉秀發兵捕不道已於卽位告天祝文內述之矣

此處可刪 進幸臨平進幸元氏進字可省他放此若幸
臨淄進幸劇當別論之 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言
旅生之穀少種植之穀多故曰田畝益廣也然語意不明
實亦可省 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當有一以字他拜官
放此 隗囂攻來歙不能下此句可疑得非來歙攻隗囂
不能下之誤邪 河西太守●寶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
高平當改作迎車駕高平 進幸上邽不降當作進駐
初致青中左校尉官當作初置 隗囂將高峻降隗囂當
作隗純 處處竝起句亦嫌僻 宗室諸母因酣悅一段

摹寫喧染極有致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句殊
庸弱 惟眇鑒者不謬此句可省 常自謙無德云云數
語可省 退功臣而進文吏二語亦太板又過於文飾不
類史記家語況光武並未退功臣邪 斯亦止戈之武焉
語亦過於文飾不似史記中語 後漢書每紀傳篇末論
贊兼著亦似太拘凡紀傳義有繁約文從省費或論而不
贊或贊而不論無不可也

明帝紀

葬光烈皇后當作葬光烈皇太后脫一太字

章帝紀

其以見殿服給貧人其字衍劉攽曰詔無他語不當有其字 甲辰詔書云詔下脫一日字 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按符瑞何足爲祥范史以此稱章帝陋且誣矣

和帝紀

通鑑四萬謂四萬里省曰四萬亦語病

殤帝紀

葬孝和皇帝於愼陵愼當作順 孝殤雖短祚亦當別爲

一卷

安帝紀

葬孝殤皇帝於康陵康當作庚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其
下當有一令字 詔王主官屬王主當作王國 遣行車騎
將軍何熙討之將軍下少一事字 詔敦煌隴西及度遠
營詔當作詣

順帝紀

其令郡國守相視事其字衍 及拜除者布各有差及字
劉放以爲衍按拜除者謂已遷其官復賜以布耳去及字

則不成文理以知其非衍也 五校安帝永初三年注謂步兵射聲屯騎越騎長水也順帝永建元年注則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按漢無車騎校尉當以前注爲是

質帝紀

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家法謂詩有齊魯毛韓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各令說其師法也註誤

桓帝紀

追廢懿陵爲貴人家似失書法當改爲追廢懿獻皇后爲貴人 自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按坐者謂所坐之罪

也李雲乃因直諫獲罪不得謂之坐直諫也雖昏暴之朝
未有以直諫明著律令爲罪章者

靈帝紀

遣守宮令之鹽監按地理志無鹽監有鹽城或作鹽池

熹平五年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

又書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月同日同必係

重出 中平五年冬十月書壬午又書甲子按壬午盾甲

子凡四十三日必非一月之事也則壬午所書御殿後槐

樹自拔倒豎爲衍文矣 靈帝縱欲失德處總紀於紀末

似勝於散敘也

獻帝紀

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勝敗績此失書法
晉云韓遂馬騰起兵討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勝敗績
帝疑賊卹有虛亦不成句 呂布叛按呂布乃與曹操
相攻耳未見其叛之實也 弟權襲其餘業亦不似紀載
甲語 關西平此三字可省

皇后紀

皇后紀仍依前書降爲列傳緣本紀必有編年皇后不得

有編年故也 皇后紀旣已總列紀目於前則不逐后標
目旁列曰某某后紀矣 數授實賜劉攽以爲授當作受
按古文授受通況此處用授字亦無不可 蹊田之牛奪
之已甚引喻不的句亦禿塞 夢殊明察亦不成語

律歷志

韋元成字少翁按韋字可省 諸志贊語可省蓋贊語宜
施之於紀傳書志則無庸也

祭祀志

光武卽位告天冊文已載光武紀中不必重出 初孝武

帝欲求神仙至語在漢書郊祀志此段可省 桓帝好神仙祠老子此不足爲典祀正事似不必入祭祀志

天文志

天文志宜改爲天象志 漢兵起南陽至昆陽云云此段敘述頗繁且稱王尋王邑爲二公亦失體 擊蜀白帝公孫述公孫述遂得號爲白帝邪書例未通 行四丈所消行六丈所消消字不如減字 天下之亂皆自內發二語可刪 天文志紀諸徵驗亦有牽合附會者如任尚坐臈量足實與鬼之變邪

五行志

五行志所以記災異附記政事言動得失所以爲災異之應也建武元年赤眉賊以下四條但記行事乖失而不及災異似非五行志志微驗之意也 靈帝於宮中駕四白驢驅馳爲樂此非服妖也與貌之不恭諸條無涉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此近服妖下云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此實大禍列入服妖似錯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云云此等解注似太支離 狼妖亦與言之不從無涉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大槩傷稼語在魯

恭傳而紀不錄也此等語俱可刪 其後曹公出庶士起
稱謂亦不類 日蝕日抱日赤無光此等係日月災異宜
在天文志中附入五行似非 然後深悔之亦不成語
呂太后崩時亦然句可省 曹操逆臣也書於史志宜有
體今載於天文五行二志輒曰丞相曹公此何說也殆蔡
邕應劭譙周輩舊日稱謂~~也~~沿襲而未之改耳

郡國志

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山川地名皆細注今一概進爲大
書似失提綱斷目之義也今宜依本志爲是劉昭新注不

妨隔位另見耳 河東郡汾陰注古之綸少康邑梁國又
有綸城少康邑必有一誤 長安高帝所都此不必紀蓋
長安之爲帝都無待標紀也 邠陽永平二年復栗邑永
元九年復此等皆旁注體也今一概大書便非義例且或
闕者 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與更名有寢邱按寢邱
在春秋已有此名光武乃復其舊耳不得爲更名也 睢

陽有魚門注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懸公胃於魚門按魚
門宋地邾獲公胃當懸邾城門必另是一魚門無緣懸於
宋地也 沛國郡紅縣注左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按紅亭

在奉高縣西北近是此又屬之沛國殆非也 沛國鄆有
鄭聚注左傳冀爲不當伐鄆三門按虞虢皆在河東伐鄆
三門必非沛國之鄆也 光武卽位於此矣矣字可省
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此紀江派分合固好但郡國山川
多矣不暇一一悉記不如併省之爲是 河東郡汾陰有
介山太原郡界休又有界山河東郡有猗氏上黨郡又有
猗氏均係重出未及刪去

百官志

本注仍宜細書不宜大書以亂志體劉昭小注另爲附列

可也

劉元劉盆子傳

劉元劉盆子傳當在諸志之後今本有列於諸志之前者
誤二傳共爲一卷論贊當併於二傳之末今以論附劉
元傳以贊附盆子似失體裁軍帥將軍帥當作師次
卒吏吏當作史如百石卒史是也洮相稱曰臣人臣人當
作巨人攻破城邑按文當從劉攽改爲攻城破邑爲順
王劉張李彭盧傳

制諸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以爲多一日字按此借爲之

詔不足深論者也 王閔完全東郡以抗張步亦未有僭
據之事不宜列之王昌張步傳中亦不必特立一傳但附
見可耳 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文義自順劉攽以
爲國字上少一經字殊失之固 論中連用數哉字句調
格訥殊覺不叶

隗囂公孫述傳

雖坐論西伯豈多噓乎按囂羣雄中之無識者比之赤眉
王郎稍勝耳遠擬西伯殊太夸譽矣 述非待教者也此
語殊釋弱 李熊說述稱帝一段詞語太繁似不必具載

於是西土感悅莫不歸心焉此等語句亦贅

宗室四王三侯傳

此亦天亡之時復高帝之業定萬世之秋也數語連下亦
欠明鍊 南渡黃淳水本或作潢據水經注當作黃 其
能屈申若此此處橫插斷語意思始顯明第禿直少神此
筆法之不精也

李王鄧來傳

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語穉嫩少鍊 李通傳於諸傳
中頗爲矯矯論中引論語富與貴并天道性命等語則迂

部不稱矣 如事成豈敢獨襲之哉句亦拙硬 合心同
力銳氣益壯此不似史傳敘事語句

鄧寇傳

卽如是何欲爲此史家倒句法也劉攽以爲多一爲字又
欲改作欲何爲此科史之誤而不自知其誤者也 禹遣
使以聞帝劉攽以爲多一帝字 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
者字疑衍 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愛惜字
用之不倫或省去亦可

馮岑賈傳

異獨叩頭覽哀情哀情二字可省後漢書文繁處多如此類 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按將軍二字疑衍 引擊陽翟賊劉攸以爲少一軍字 漢中將軍王常按常傳中當作忠 彭所營地名彭亡按此段帶攸在後更有意致

吳蓋陳臧傳

陳平智有餘以見疑按平事高祖無以智見疑事注引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似誤 轉攻酸棗封邱皆按劉攸以爲皆按下當有以之字 延等遂遂退此處多一遂字 官因從擊從當作縱按下又從

縱通也

耿弇傳

常見郡尉試騎士劉攽以爲都試也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 畱署門下吏吏當作史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按文多一北字 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按文多一其字 遂詔封寶子劉攽據前後文作紹封按此處文義詔封爲順 弇決策河北劉攽以爲少一耿字竊謂此正不必拘之也 塞下無旻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攽以爲多一有字按此乃對文也刪去有字便不成句

多簡帝心此文語落套不似史記家語 轉車騎都尉按
漢書無車騎都尉當作騎都尉 虜出不意以爲神明語
繁而少鍊當云虜以爲神可矣

姚期王霸祭遵傳

被創中額抵頤復戰按頤爲鳥羽汗期被創中額無與於
破劉牧以爲憤之配是矣 以霸爲功曹令史當爲功曹
史耳不宜有令字 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運用二以字句特弱甚躬親以養之更不成文理 初縣
中以其柔也句特薄弱 先明漢道先明當作光明 功

賈州郡當作切實

任李萬郡劉耿傳

拜會東萊郡太守郡字可省 父爲高密都尉按高密非郡也不得有都尉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

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按此誠祐謹密之意然句禿而少味 坐與東平王等謀反劉攽曰王平是與楚王同反者誤作東平王東平王未嘗反也

曾融傳

此道種處也語殊未廣釋 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亦不成句法 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此等句迂浮不切合 詳味此子之風度語亦佻薄不倫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按殤當作暢既有子不得謚殤

馬援傳

毒氣重蒸重字極有意劉攽欲作惡固甚 然其戒人之禍則智矣而不能自見於隙隙按援之遭讒時命之故於援何咎古來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者何限豈盡可以不能自見尤之邪

卓魯魏劄傳

雖行能與政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此等皆後漢書中弱
有也 惟陛下雷聖恩恩當作思 慙負長者隨所刑罪
句拙無生動態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二語併而且腐
不似史體

伏侯宋蔡邕趙牟韋傳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此乃收法實則庸筆後漢書所以不
競者在此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鄧趙傳

帝敕惜之敕字誤古文愍愍通用或是愍字之訛 何謂
輕哉此句可刪 如丹此條出自機杆句亦未明醒 杜
林論增科禁水災郊祀三疏並旨違詞茂湛深經術之文
也傳止載其增科禁疏而郊祀疏則括其大旨

桓譚馮衍傳

唾血昆陽嘔血當作喋血

申屠剛鮑永郭惲傳

莽令元后下詔曰按元后元帝后莽姑也令字似非禮

蘇竟楊厚傳

齊代郡中尉按郡無中尉殆都尉耳

郎頭襄楷傳

郎頭所條便宜七事及附奏四事各行條列固極明晰便覽
第以史記體法參之政宜連敘不必跳行 計歷改憲按
文計當作斗

郭杜孔巖廉王蘇羊賈陸傳

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按此段應置之論語
中

樊宏陰識傳

如今陛下子今當作令

朱馮虞鄭周傳

子代嗣代俗本作世非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詔封當作
紹封 賓客放縱縱通下侈從同 陵樹株葉皆諸其
數俎豆犧牲頗曉其體排句失之太整 遷淮陰太守按
地里志無淮陰郡當是淮陽淮陽卽陳國彼時尚未爲陳
國也 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數語亦病其
繁只家無餘財一句足矣

梁統傳

悼騷賦亦清愴可錄今別見東觀漢記

鄭范陳賈張傳

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按虛心禮請上當易一器字如
此則胡貊守關劉攽以爲關當作闕

桓榮丁鴻傳

帝曰俞往女諧襲用尚書成句可厭典執政無所回避
政當作正

張法滕馮度楊傳

大事有虛實大字文義不順當是夫字之訛

光武十王傳

十王傳應次於齊武王傳之後

朱樂何傳

乃言於二公曰二公謂宋由袁安也未斥言之語不顯明
稱二公亦非體

班梁傳

何熙宜附傳不必另行提起 正管大澤中正當作止

楊李翟應霍爰徐傳

徙敦煌來鈔郡界徙當作從 詔拜勅爲袁紹軍謀校尉

俗本拜或作手誤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

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世多傳布其書似不必載之傳
中只可畧紀之曰文多不載而已如此必欲悉載東漢人
著述之書多矣豈能一一載之邪

孝明八王傳

孝明八王傳應次之於光武功臣諸傳之後 與王共祭
黃老君按黃老君不成文當作黃帝老君

崔駰傳

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句最弱 崔賁政論故宜量力度德多故宜二字

楊震傳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云云按此注當在往見操曰之下今在勅以大逆之下誤又少融見操三字操刑之不濫操字亦衍 孔融魯國男子言我丈夫也注解以爲當還爲魯國男子誤 論曰孔子稱云云按此處宜跳行另起本或壓行不提起誤

章帝八王傳

章帝八王傳次當在明帝八王之後

張王种陳傳

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此二句似序表中語不類史傳體 論曰張皓王龔云云按此論當在王暢傳之後

書自以職主刺舉志安姦進排語滯甚

杜樂劉李劉謝傳

以功自効按功不可以自効當是以無功自効耳 所與

交友必也同志不成句法 論李雲草茅之生不識本身

之義按雲已爲白馬令矣不得爲草茅士也危切時事憤

激忠諫亦一代直臣也范史乃以失身譏之乎

虞傳蓋城傳

初郡將范津明知人按明當作名 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言自揣無過差也劉攽以爲字誤或欲改悔爲蓋皆不解文義者也

蔡邕傳

邕所陳七事亦不宜跳行條列 聽樂識長桐聞瑟知殺機此邕瑣事也宜附傳末 蔡邕遠偃蹇者不族踵矣此不成句 然阜多自假用此古句也劉攽以爲不成文理

誤篇中詔字多改作制字如待詔作待制是也緣避武
后諱今宜通改爲詔

左周黃傳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云云按以宜不成文理應作宜以
或竟去以字爲是

荀韓鍾陳傳

當世者靡不榮之救文多一者字

李杜傳

先受封然後發喪按甄邵爲郡守不得言受封

吳廷史盧趙傳

今先害按此句禿漜不成文理 植議廢立抗董卓杖刃
嚴閭衛帝皆植大節所係今於本傳皆畧之而一載於董
卓傳一載於何進傳殊失實主輕重之法

皇甫張段傳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怍哉按此微引與論語解殊 所在能政劉歆以爲
當有一有字按此句自古添一有字反不成句法 燒當
種九十餘口詣頰降劉歆以爲十當作干按此亦無明文

可證 類乃令軍中張鐵按鐵不可張當是錯字

陳王傳

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云云按此孟子對齊
宣王語也今舊疏以爲晏子對景公誤 文武兼姿按姿
當作資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按竟考當作考竟
震授抄掠授當作受 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
危按此文衍關東二字

黨錮傳

黨錮傳總論連用矣字調法峭軟 又以張牧爲中賦曹

史按文多一中字史當作史

郭符許傳

按孫盛異同雜語劭謂曹操云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今傳云目操爲清平之姦賊亂世之奸雄與孫盛所記殊異似不及前二語之確切

竇何傳

將軍宜受詔領禁兵按文多一宜字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以爲少一死字謂當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三國志袁紹傳云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殆爲得

之

鄭孔荀傳

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按文少一天字 或明有意數按
文似有缺脫 或雖有諫加九錫一事然其始終爲操畫
策何其工也殆操之謀士非操之忠臣說者謂其乃心漢
室未見其允似不應與鄭太孔融同傳也荀彧傳宜入三
國志魏志爲是

皇甫嵩朱儁傳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云云按此處引孫子語

失之太繁

董卓傳

三國志云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此句最峭勁有力後漢書刪去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此語頗未盡情致

置丞令按令尊丞卑此語爲倒卓臨洮人也而今毀

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此語亦瑣瑣不如刪之請

以不及爲罪言智力不及非有他也猶臧孫訖云訖非能

害也知不足也劉攽欲改爲請不以及罪文義爲劣悉

燒宮廟官府居家居家謂民居也劉攽以爲少一人字亦

誤 允窮蹙乃下按允傳呂布招允同去允對布數語慷慨激烈臨_死不避允非畏死士也今云允窮蹙乃下殊失事實 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疑賦卹有虛臨檢非實已載獻紀似不必複記 卓傳可謂詳核矣然瑣細處誠不足悉紀固不如三國志卓傳之簡而能括也 惟汜之亂帝后播遷已載獻紀似不必複載於卓傳中 馬騰韓遂宜別有傳今附卓傳亦非是 曹操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雷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韓遂舉關中曹操擊破之騰坐夷三族按

騰被徵在京超安敢舉兵背操必是操先害騰而超乃舉兵報讎也此蓋魏史舊文爲操諱惡而范史沿用之如此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

和後從袁紹報瓚云按和虞子也此句文義未備 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三國志作衝之爲是 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攽以爲遠當作還按文作遠走於義未害也 每聞有驚驚當作警 瓚傳不如三國志文簡而事盡 下邳閻宣自稱天子按閻宣當依帝紀爲關宣三國志謙傳亦作關宣

袁紹劉表傳

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按此語於文爲繁祇可云叔父太傅隗聞而責紹足矣 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此處語散脫而未盡情事三國志云卓信之而陰爲紹一語曲折如畫 思方得眾語意似未完外託董卓按文少一討字 帝立旣非紹意此句橫插頗於文義不屬觀三國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一段則知此文之拙矣 許拔則操爲成禽按文多一爲字 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按爲所執耳四字似贅刪之更有氣勢 袁紹傳似

未翦裁之文其簡勁處不如三國志多矣 不獲辭命此
自古句劉放以爲當云辭不獲命太泥 徐陳臨行之言
不成句不如三國志畧之爲老 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
意此等語句甚庸軟 韓嵩及東曹掾傳異等說琮歸降
按是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 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
語句亦欺三國志作又弗當也得之 乃釋嵩之囚按文
少一韓字

劉焉袁術呂布傳

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上句也字可省 遂與別部

司馬張脩按文多一遂字 三國志載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此語極有關會范史刪之非是 三國志載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又云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此皆史家紀事有風姿處范史皆刪之此其所以不及陳志也 三國志載璋遷公安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及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云云范史並刪去 益州刺史郗儉按三國志作郗儉注儉郗正祖也當作郗儉爲是 二袁傳宜載於一卷 因堅討卓未反遠語殊不可解當作未反爲

是三國志卓死後六旬布亦敗此等收束最古勁後漢
書刪去 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
以言之此等問荅瑣而失神三國志所載殊不如是 乃
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此更瑣曲不合情事董太師稱謂
更不倫 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復曰奈卿妻子何兩層問
荅稱瑣可厭三國志所載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
人之親數語何等慷慨 布傳殊繁曲不如三國志之簡
至

循吏傳

通雅卷三
三
總論多用也字調法翊軟 孟嘗監本誤作孟嘗君 以
禮讓化之之當作人 而准約省素准字不可解 仇覽
傳亭人有陳元者謝承書作羊元

酷吏傳

董宣執法奉職可謂直臣列入酷吏傳似有舛枉 與光
武少游舊句難解得非少有舊邪

宦者傳

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按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不宜
加一漢字儒林傳序各以家法教授可證

儒林傳

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敞以爲當作授按文義授受可通
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劉敞以爲謂當作爲亦泥 若
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按古語皆作畫虎 崔駰以
象林筮之注崔篆所作易林也按以易林爲象林亦詰屈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按文當云文約義通 兼說嚴氏
宣氏按前後敘說春秋無宣氏學或別有所見不則衍誤
也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云云按此條當在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之後

文苑傳

王逸父子竝東京有名文士傳苦太畧乃設書過之吏
按吏當作史邊韶傳載弟子嘲韶語邊孝先腹便便云
云詞句鄙俚之甚似不宜溷入史冊劉梁和同論文詞
甚庸鄙似不必載

獨行傳

獨行傳序最平庸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四
語大類近日訓誥講義真可一嘔王忱飛被走馬事時
人爲之語曰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思語本傳不

載此語 矣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對語太史不似史傳
中語 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此等語亦瑣瑣

方術傳

方術傳所載諸術不一有星卜有醫診有神仙總序祇言
風角占驗之事似乎膠而不括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畏此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語也總序以爲子長語 郭憲
忠諫之士編入方術傳頗亦稱枉 故其所以然也殊不
成語 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按此當云一產四子 華佗
三國時人已載陳志不應再入後漢左慈顯於魏亦三國

時人 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蕒按枯樹生蕒不得謂之
禁也似誤

逸民傳

時人謂之論曰按文當作爲之語

列女傳

班昭女誡七篇世多傳其書似可不載 卓爲相國承其
名承字似誤

東夷傳

雖時有乖舛而使驛不絕按文當作使譯使謂使者譯則

譯人也若作驛則當云驛人矣且驛郵通於中國不能及四夷也

西羌傳

爲其蔽火語難通或當作爲之蔽火紆因自擊伏兵起按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

西域傳

戊己校尉按文多已字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按此文于寘國人已殺輸契矣後又云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契前後義自相背似有脫誤

也。國號貴霜王按文多一王字、不復置正按正當作王章帝元和三年按文少一也字

南匈奴傳

歲盡輒遣奉奏按文少一使字 遣遺單于劉歆以爲上

文已有齎字此處多一遣字愚按文義重一遣字可通

行度遼將軍凡言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凡十處言行某官者皆無事字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按秉

本傳秉未爲大將軍又眞爲度遼將軍與此互異必有一

誤 諸王大人或前至前當作隨 取其匈奴皮而還按

文當作取其皮而還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且匈奴皮三字亦不經也事已具實憲傳此等語句可刪夜圍北單于大驚按文少單于二字改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按文多一從字謂故事中郎將得置從事二人也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按文當作賜玉具劍四羽蓋一子某立注以爲某卽其名按凡言某者史失其名不得謂某爲單于名也南匈奴傳小注文義淺陋或注所不必注且多錯誤想章懷注書分與諸臣此傳不知分給誰氏乃如此草草也

烏桓鮮傳

傳目當作烏桓鮮卑傳明闕一卑字李鼎王無何允接三
國志作無何無無何允方今本朝爲之肝食乎按方今
當作方令

韻史糾謬卷三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